

梅娘 代表作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梅娘 代表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范智红 编选

华夏出版社

AU0329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娘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526-6

I. 梅… II. 中…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732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2.5 印张 299 千字 3 插页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00 册

定价:1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梅娘

灯亮得白雪似的，夜静得埋葬了一切嘈雜。
·常，因为想起儿子，绣花针误刺了手指。止
血的办法是最原始的，只是用嘴去吮。血腥，
时，略有些许甜。我多么盼望儿子能早一天沐
浴这血中的甜境。他是为了射倒一切害人在
出去串连的。世事这么纷纭，害人去究竟是哪
一个，他这个年纪如何分辨得清？他也许不兴
分辨^{因为}坏人的本银，^{且不露相}好人~~是这伙人的~~，譬如那
个在教养所里跟批混情、记的十队长，那个在
下连之后抽空为我装灯的技术员、那个硬是说
服^明管比民等为我派见生~~原~~二道~~由~~男大场，那个

梅娘手迹



梅娘作品书影

内 容 简 介

梅娘，原名孙嘉瑞，笔名敏子、孙敏子、芳子等。生于海参崴，吉林省长春市人。本书收入其中短篇小说《鱼》、《蟹》等12篇，长篇小说《夜合花开》1部。她的小说或是善于从小人物的平常生活中发掘出某种隐微而实则意味深长的蕴涵，手法看似平实而实则有精心安排的结构；或是倾向于抒发强烈的内心情感，心理描写细腻，艺术上较为成熟，有“南玲（张爱玲）北梅”之称。梅娘在当时可以说是“比较突出，有自己风格的一个”。



梅 娘（1920——）

本书编者 范智红

责任编辑 赵学静

装帧设计 彩窗美术
工作室

010-62773873
010-62773873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侏儒	3
鱼	20
旅	52
黄昏之献	58
雨夜	70
阳春小曲	87
动手术之前	95
小广告里面的故事	104
行路难	113
一个蚌	120

春到人间	175
蟹	185

长篇小说

夜合花开(未完成)	291
梅娘小传	394
梅娘主要著译书目	396

中短篇小说

侏 儒

外面有一个人在叫我，我出去了，那是房东处惟一的小徒弟，房东开着油漆店，专为雇主刷新屋子的。

他很矮小，看去也不过十一二岁的光景，头大得很，怪可笑地摆在他狭小的双肩。肚子大得凸出来，腿因之更显得细小可怜了。虽然我见过他不止一次，我却从没有仔细地瞧过他的脸，趁着和他对面的机会，我仔细地打量了他。

脸和全身相反的生得很可爱，红红的唇，小小的牙齿，鼻子也很端正。但脸上的表情却痴呆的，相仿于白痴脸上那种木然的傻样。

他全身都沾满了各色油漆的斑点，连头发上也疏落地粘着。

“你是找我的吗？”我问他，看着他仿佛完全不动的眼睛。

他瞧着我，瞧了有一分钟之久，半晌，才含糊地应了一声，随即用手指着房东的住处。

我发现他的眼睛很大，而且黑白分明。我伫立着接受他的凝视，我又觉得他似乎没在看我，像把眼睛停在我身上，而心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一样。

我的邻居们都从房东那儿学得了对他的歧视，大家奚落他，无事时拿他开心，叫他“木头疙瘩”。据说是他比傻子还不中用，有的已经搬进来三年的住户，都没听见他说过一句话，说他平日就会偷嘴吃，什么都作不了的。

我却没从他脸上找到他们跟我说过的他的丑样，相反地我倒觉得他很好看。我想他若是洗净了脸上的泥垢，穿上干净的衣裤，一定比房东的胖少爷还体面的。

我跟他后面向房东的屋子走，几次他都落下来，站在侧面瞧我，像瞧一个怪物似的细细地瞧。

我心里充满了不能言说的狐疑，我觉得奇怪又好玩，我想他是不傻的，要是傻，也一定是跟大家公认的傻不一样的傻法。想着，我慢慢地挨近了他。

这时候，我们院中的最爱说笑的李大嫂跨进大门来，一手提着系在一起的几个茄子，另一只手里握了一个小小的油瓶。

“买菜去啦？”我招呼她。

“是，还没做晚饭哪！”她回答我。

接着，她把左手里的几个茄子使劲往我身边的小徒弟头上一抡，嘴里笑骂着：

“你这个傻王八蛋，你也知道大女学生好，跟我走你怎么不这样往近靠呢。”说着，哈哈地笑着，又找补着：

“您可别见怪，他大婶。”

我只好笑着，瞧着她带着她响亮的笑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他的头上留下了两个茄子的小小的紫色的刺，他并不拂掉它们，连用手摸摸额角都不，像完全没有被茄子打过一样。

我倒十分过意不去，原来是我挨近他的，他倒挨了无辜的抡，虽然茄子不是什么坚硬的东西，但那样大的圆球，总是有相当分量的。

我怜惜地为他拂去额上的茄刺，就便替他掸掸额上的积土。

他也往我身边靠着，但又怔忡的，用疑惑的眼睛细瞧我的脸，嘴里发着含糊的声音，迟疑地承受着我的怜恤的抚摸。

我扬起我的手帕，预备用力地甩甩从他发上沾下来的土。就在我扬手的那一瞬间，他像一只野兔那样敏捷地从我肋下跳出去。

我惊愕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样，瞧他在墙角保护似地蜷曲着他有着大肚子的小身子，想他也许以为我也是要打他才跑开的。真无怪大家都说他傻，实在是不懂事，我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又觉得他傻得可怜，这样蜷曲着，头固然是不要紧了，可是腰和屁股不都还可以任人自由地踢么？

我过去，拉起他的头，他不抵抗，只用力地闭紧了他的眼睛。

我只好不耐烦地叹着，等着他自动地站起来，他一定是被责打得失去他可怜的辨别力了，不能明白什么是爱抚和责打在动作上的区别。

我们这样可笑的相对地蹲着，半晌，他偷偷裂开一只眼睛，一瞧见我，又急急地闭上。我消去了适才觉得好笑的心情，心里只有怜恤和奇怪。我尚不十分清楚他的生活，只知道他的工作是给其余的工人提油桶而已。我搬到这里来也不过刚一个礼拜，我想他或许是受雇于房东家来作杂活，因为过度的贫穷，所以不得不在这忍受着凶悍的女主人的苛苦的待遇。也许已经是无家可归了，无从脱离这长年伴着油漆的日子。

房东太太一脸横肉，厉害是远近知名的。

他一直蹲着不动，我装着不在意地把脸转过去，我一转开脸，他便睁开眼睛瞧着我，像一只洞里的老鼠瞧着洞外的猫一样。

我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消去他对我的惧怕，我想抚摸他，又怕他在我抬手之间逃去，拉他，又怕他误认为打。我想这样继续蹲下去一定是对他不好的，他主人既然打发他出来办事，一定愿意他快办好了回去。晚了，凶悍的房东太太能轻轻地放过他吗。

我想我还是继续保持着不动手的姿势好，我竭力在我脸上作出最和善的样子，但我不正面看他。

果然他像安心了，慢慢地站起来，脊梁贴着墙，眼睛不瞬地看着我，而且一点一点地挪开他的身子。

他从我身边走过去，轻轻地，轻得像一只猫，我依旧蹲着，像完全没看见他一样，但我偷偷地用眼睛追随着他。

他转到我背后去，我直觉到他的眼睛凝固地瞧着我的背，很久没有移开。过一会，我听见他走了，慢又轻地走去。

正在我要旋回身子来的时候，我听见一声霹雳似的吆喝，夹杂着肉击撞着肉的清脆的响声。

我立刻站起来，转过身去看。

他的肥大的女主人站在他的面前，他正一如刚才我见过的那样蜷曲地蹲下去，闭着眼，左颊上红红的。

我瞧着房东太太的横脸，不知是为他说情还是装着没看见他好。我们所有的邻居都是不以为他的被责打为意的，甚至有人还说：“打！该！打死也不多。”这样助虐的话。有时实在瞧着他被打得太厉害了的时候，便都躲避地走开，让他们主仆去自己了他们的账。

幸而房东太太注意到了我，她走向我，而且向我微笑着。平日我是很少和她说话的，她笑，我无端地心慌，她不至于赖我留着她的小徒弟，耽误了她家的工作而对我大发威风吧。

她依旧微笑着。带着有话不好意思开口的样子。她尴尬的情态更使我狐疑，我还没跟她打过一次交道，不知她究竟是怎样的